

试评初唐诗人陈子昂

张步云

本文提要

初唐诗人陈子昂推崇“汉魏风骨”，批评当时“渐趋绮丽”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主张，为历代文人肯定。本文作者指出这种肯定是由于历代文人受我国诗教传统和宁朴勿华的文艺观点的影响结果。其实陈子昂这种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及其实践之作《感遇》诗，并不有利于当时的诗歌创作。而陈子昂真正能博得后人欣赏的诗作不是他的《感遇》诗，而是他少量的近体诗。同时文章肯定陈子昂能比同时代诗人更早更具体地反映不义征战后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本文作者系中文系副教授

在沈佺期与宋之问致力于律诗创作，日臻成熟，建立了“研练精切，稳顺声势”，属对工密的“沈宋体”之际，他们的朋友陈子昂打着复古的旗帜批判六朝以来“渐趋绮丽”的唯美文学，宣扬诗教传统，推崇汉魏雄健沉郁的风骨，以纠正唐初文风，成为初唐诗苑中的古雅派。从初唐诗歌的发展来看，贞观主要诗人的作品基本上沿着汉魏与齐梁诗风结合及南北文学合流的方向跨进，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及“沈宋”在诗歌创作上已出现了这方面的范例，而陈子昂的诗论，对这种结合则起了消极的作用。想使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完全囿于所谓“汉魏风骨”这一流派、这一风格中，形成千人一面，众口一腔的模式。他的文学主张是复古式的，体现这个文学主张的诗歌形式基本上也是拟古的，所谓“复古袭阮公”。但在当时诗人反映社会矛盾与人民生活极少，对有些诗人重形式，轻内容来说，确实有起衰救弊的作用，他扩大了诗歌反映面，使诗歌面向时代社会。

陈子昂是初唐后期著名而影响深远的诗人，有“文宗”之誉。卢藏用对陈子昂的人品才学作了很高的评价：“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刚断强毅，而未尝忤物，好施轻财，而不求报；性不饮酒，至于契情会理，兀然而醉；工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时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日白刃不可夺也。”（《陈子昂别传》）武后称他“地籍英华，文称伟晔。”（《唐才子传》）。

陈子昂的诗与沈宋的格律诗相对立，自成一家。其诗歌主张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中有完整的阐述。他感叹中国文学“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唯美文学。从这一点上来说与王勃、杨炯批到龙朔初年“争构纤微，竟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他非常重视风雅的优良传统，与其美刺作用，推崇汉魏风骨与兴寄的表现手法。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作品达到风骨坚定，气势飞动，音节顿挫，明朗皎洁，即所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不声。”陈子昂的《感遇》完全摆脱了齐梁诗风，具备“初唐之骨”（《古唐诗合解》卷一）是他文学理论的实践。所以胡应麟说：“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

唐初自是杰出，盖魏、晋之后，惟此尚有步兵余韵。”《感遇》诗内容丰富，批判历史上君王荒淫亡国，武后弊政，世道昏暗，评击统治者的残暴，奢侈与愚昧，亦有忧生之叹。认为荣宠不长，当权者喜怒难测，他不愿以自己的贞心换取官禄：“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莫以心如玉，采他明月珠。”他极力反对武后的不正义战争，对士兵的痛苦和人民的灾难表示深切的同情，从唐代诗歌史上来看，初唐以慷慨从戎，捐躯报国方面为主题者不少。但具体描写人民痛苦的作品极少，几乎无有。虞世南，陈子良，初唐“四杰”“文章四友”“沈宋”等诗人的征戍诗虽写到征人未归，闺妇念夫的情景，但未具体描写人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惨况。陈子昂在这方面应为首唱，有发难之功。如《感遇》其二十九：“羸粮迎邛道，荷戟争羌城……”“拳跼竟万刃，崩危走九灵。籍籍峰壑壑，哀哀冰雪行。”末以感叹作结：“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诗人描写了士兵在严冬风雪，高山深谷，冰天雪地，天昏地暗环境中的艰苦行军，既批判当权者失策，又点明不正义战争给士兵与人民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但他又极力拥护正义战争。对屡寇边地的突厥则是抱着坚决抵抗的态度，如《感遇》其三十七：“藉藉无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除草莱。”诗人谴责突厥猖狂屡犯边境，对由于边将的无能而使边民频遭战患表示极端愤慨。再如《感遇》其三：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以汉喻唐，也是批判主将的无能，造成全军覆没，“暴骨无全躯”的惨象，对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诗风悲壮。

陈子昂的忧国忧民，抱才用世，奋身报国的思想在《感遇》等诗中有充分的表现：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求忘祸，磨灭成尘埃。（其三十五）

诗中叙述了他的出身，平生所爱的及“感时思报国”的精神，他崛起草野，为武攸宣参谋时，西驰北上，深入塞垣，登山远望，怀古之情油然而生，结句抒发了不被重用，而“磨灭成尘埃”的感叹。前四句自负不凡雄决有气色；中四句意在建功，纵横驰骋；未言功业无成与感慨不尽。再如《感遇》三十四首，诗中叙述了幽燕客少时远游，杀吏报仇及被役边地，平敌报国，而久战未封的身世。寄寓着他虽忠武后，而不被重用的感慨：“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常为大国羞。你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起句迭宕，结语沉郁，意在篇中。

再如五律《送魏大从军》也表现从戎建功之作：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孤塞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首借春秋时晋国大夫魏绛喻魏大从戎远征，但又以“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霍去病暗励，次点题，写送别，言魏大应踵继为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之雄的东汉名将赵充国，“矢志谋国”三纪其所历之地。末鼓励魏大应效法刻石铭功的东汉名将窦宪，灭虏凯旋，建功树勋。这也反映了作者从戎建功的雄心壮志。用事用典虽多，但极为妥贴。“意调过人”（杨慎语），风格雄浑。再如五律《送崔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与上篇相似：

金天方萧东，白露始专征。王师非乐战，之子慎佳兵。海气侵南郡，边风扫北平。莫卖庐龙塞，归邀麟阁名。

前述这次出征顺天应时，次言王者之师宜慎重用兵，三说若突厥侵犯，必须荡平，最后戒其勿以邀功图名而为无益之战。首联景中写事寓意。颈联“带景含情”，与前篇之意虽不尽同，但“布调用情各得赠行大体”与“琐琐含悲惜别”之俗套全异，又与前篇“同一浑雄壮烈，动人侠志。”（《唐诗选评》）但本篇平仄有失粘之处，如二三句，六七句等。还有五言古《和陈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无阵，山川到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犹（一作“独”）是一书生。”歌颂边帅的英勇将略与骑精兵锐，未以班超自励，诗风宏放。

陈子昂虽有悯世爱国之心，但不遇明时，空有报国壮志，因此常有“君子失时无成”之慨。这在他《感遇》第二首中表现得很清楚：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嫋嫋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通首全用比兴体，以芳草兰若，自春至夏茂幽独秀，比喻自己的盛志美德与幽贞之节，又以兰若的逢秋凋落，而芳意未成以喻自己“掩留迟暮”，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托物寓意，寄托深远，语上，“刊落凡语”，“洗华从璞”，“不事雕琢，如金如玉，槩有其质”，完全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感遇》其二十三，“以翡翠自比，而有自惜”之意：“翡翠巢南海，雌雄殊树林、何如美人意，骄爱比黄金。”最后以翡翠（鸟名）杀身，发出“多材倍为累，叹息比珍禽”，陈子昂胸怀奇才壮志，反遭入狱，类似翡翠杀身。所以这首诗是有深刻寓意的。

陈子昂的怀古诗，沟通古今，意境开阔，豪迈潇洒，“始览诗中有一世界”，（钟伯敬语）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如名作《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这是武后万岁通天三年（696）派建安王武攸宜征契丹，陈子昂以右拾遗随军参谋进行劝谏，不成乃作此诗。诗人登台怀古，浩歌泣下，抒发了怀才不遇和孤独悲凉之感。言能任良招贤的人，如燕昭王已成过去，而能任贤的后者还未见到，感叹过去，希望来者，用“前”、“后”的时间与“天地之悠悠”的空间，构成历史悠久，宇宙无穷，广阔悠远的时空环境，在此环境中抒发感情，塑造了既然独立的自我形象，气象苍茫，感慨遥深，意境广阔，有强烈的感染力。又如“慨世无礼贤之主，而怀古人”的《薊丘览古》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诗人登上薊丘古迹碣石馆，遥望燕昭王所筑黄金台，引起无限感慨，燕昭王为报齐仇，图霸业，建馆筑台，延召天下贤士，邹衍、乐毅、郭槐等。今遗迹虽存，而所见“丘尽乔木”，昭王已矣，“霸图消歇”，令人怅然。唯“驱马空归”，结句有“微斯人吾难与归之意。”怀才不遇，寄慨于能礼贤的燕昭王之意显然可见。《视山怀古》与此同调，诗人临荒秣马。登山以吊古，览都坠泪，想望古贤，怅然徘徊。这些都是直书胸臆。

陈子昂自调露之年（679）由蜀入楚，描写沿途风景古迹，抒发旅途感慨与怀古之情的诗，独具一格。先看《度荆门望楚》：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此诗写诗人自蜀游楚，沿巫峡，度荆门望楚的情景。前二联全写旅途所历，虽连用四个地名，而毫无板滞之感，颈联写景如画。为望中远近之景，直承上句“烟雾开”，故“望而

不迷”。尾联“狂”与“楚”字相应，“狂歌客”暗与楚狂接輿同调。此与《感遇》诗风不同，“妙在婉约不迫”（刘辰翁语）意境旷远，属对工切，是成熟的五律，堪为“诸选之冠”。五排《白帝城怀古》与上篇同时，都是初出蜀时写的作品，诗人自蜀到楚，晚泊白帝，以问土风，览白帝城一带景色，不禁引起怀古之情，兴废之感，咏戎翟荒服，为周音内之地，歌颂夏禹疏凿，以通舟行之伟功，望峡两岸，山上古木在云中。峡间晦冥无日，孤帆如出云雾中，无限客思触景而生：“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陈子昂表现客思之情的诗也写得较好。如五律《晚欢乐乡县》。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嗷嗷夜猿鸣。

诗人随从武攸宣征讨契丹，晚次襄阳乐阳，中道怀乡，望故国杳远无际，日暮孤征，所经之地，均非旧乡川原，路接边城，戍地无烟火，深山唯古木，见此荒凉之景，又听夜猿哀鸣，复添其乡愁，中间二联写景苍茫，造语自然，结句情景相生，暮起夜结，首联呼应，气象冠裳，句格鸿丽。（《诗薮·内编》卷四）

历代诗人对此首评价很高，方回云：“全篇浑雄齐整，有古味。”唐汝询曰：“通篇纯雅，无字可摘，独‘古木平’三字自经语化中更见精炼。”胡应麟云：“五言律仄起高古者，此等若不多得。”蒋一葵曰：“起语老辣，五六当此境，才有此语，未句亦一一转法。”顾麟曰“五六无句法，无字眼，天然之妙。”谭元春曰：“古木平”更奇。若云“山路平”，则不成景语也。”周敬曰：此篇与《度荆门望楚》，“古淡雅远，超绝古今。”方虚谷曰：“不但《感遇》为古调之祖，其律诗迹近体之祖也。”以上诸评，有的誉之太甚，有的相互矛盾。“近体之祖”之说，显然失当。但它确实是一篇与《感遇》诗风不同的优秀五律，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胡应麟说：这首与《度荆门望楚》“平淡简远，”为“王孟二家之祖。”（《诗薮·内编》卷四）沈德潜说：“前此风格初成，精华未备。子昂崛起，竖光奥响，逐开少陵之先。”（《唐诗别裁》）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徐充说此诗“第一句应在第四句，皆出天然之妙，所以为盛唐法也。”这又说明它工于起句，“联句便相相应脉络贯串，气宇浑成”，故为盛唐效法。《春夜别友人》也是一首优秀而精美的五律：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离堂思琴瑟，别路逐山川。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诗人将适洛阳，友人夜宴送别，故赋此诗。先叙张灯设宴，次述饯送情景。离思别曲寄于弦上、三咏含情，通宵话别，至“月隐”“河没”，不忍分手。末句写别后路远险阻，久离难会。临别情思，写得真挚动人。通篇华秀起越，写景寄物，均极佳妙。顾麟说：“起语富丽奇拔，后岑参用此法。”（《唐诗选评》引）这是很有见地的，象岑参的送别诗七律《使君席夜送严河南赴长水》、《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等都类此，格调也相似。显然他是受了陈子昂的影响。《春日登九华观》也是一首起句工丽的五律。

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虬飞百尺桥，还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首联咏九华观之奇境，“装点语不落纤细”。颌联写登观所望之远景，先言其远，后说明其高。颈联写近景，“以鹤形树，以虹说桥”。未联结出诗旨。通过山川云日，楼台亭榭，奇树飞桥景物的描写，艺术地再现了美如仙境的九华观，从而引起了登观者飞升羡仙之

思。“章法峻整，”炼字极工，如“乱”、“入”等字。写景若画，气象高远，“格壮调响，自然如律。”再如五律《晖上人独坐山亭》：“水月心方寂，云霞思独玄。”情景相触，“寄兴幽寂。”陈子昂的诗以“洗华从璞”著称，但这些五律，诗风流丽，较为婉约，与其古朴苍劲的主导风格迥异，从中看出，显然受了六朝文风的影响，所以胡应麟说“第自三十八章（指《感遇》）外，余自是陈隋格调，与《感遇》如出二手。”（《诗薮·内编》卷二）“余自陈隋格调”之说，未免过分，但能指出这点是相当有眼力的。事实上这些有文采，有韵味，较能体现南北文学合流特色的诗与其崇汉魏风骨，反对六朝词采的文学主张相左。创作实践也证明了其文论的偏颇。

此外还有一首七绝《杨柳枝》写得很好，也是属于有文采的小诗。

万里长江一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

锦帆未落千戈起，惆怅龙舟去不归。

这是一首讽刺隋炀帝荒淫亡国的咏史诗，为杜牧《隋苑》《隋宫春》之先河。此诗《全唐诗》不存，独有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著录，真伪难辨。

唐代文人无论对陈子昂人品或创作都评价很高。从评人来看，特别称赞他以身报国的精神及其高贵品格。宋之间说：“知君心许国，不是爱封侯。”（《使德天平军司马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卢藏用说：“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尝欲奋身以答国士。”（《陈子昂别传》）卢藏用在《祭文》中说：“天之生也，珠圆流兮方玉洁，子之歿也，太山兮颞良玉折。”（《唐诗纪事》卷八）赞美他生如玉之洁，死如山崩玉折。杜甫观其学堂遗迹感慨说：“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诗人观其遗迹，见其荒凉，不禁感慨万千，伤悼之情随之而发，真是临风激烈，吊古情深。杜甫还在《送梓州李平君之任》中，也表现了深沉凭吊之情：“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白居易说：“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初授拾遗》）但唐人对陈子昂歌颂与高度评价主要则在诗歌创作与文化主张的功绩上。

卢藏用首先称赞陈子昂诗歌革新上的功绩：“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颞波，天下翁然，质文一变。……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陈氏集序》）李阳冰非常同意卢藏用的观点，他在《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颞波，天下侦之翁然一变。”颜真卿认为卢藏用之论，“若激昂颞波，虽无害于过正，推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刑部侍郎赠右仆射孙文公集序》）裴敬认为唐代“以文称者，若陈拾遗”等。（《翰林学士李公墓碑》）杜甫则明确地提出了陈子昂继承风骚，创作《感遇诗》的伟绩：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拾遗故宅》）中唐诗人继承杜说，对陈子昂的代表作《感遇诗》评价极高。如皎然：“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咏怀》之作，难以为赆”，（《唐诗品注》引）追流溯源，他指出其《感遇》诗与阮籍《咏怀》的继承关系。“元白”更盛称《感遇》诗。元稹说：“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感遇诗》二十首”。（《与元九书》）柳公权说：“能极著述，克备比兴，唐兴以来，子昂而已。”（《唐才子传》）《新唐书·陈子昂传》：“唐兴，文章承徐庾风，子昂始变雅正”。陈子昂初变齐梁之弊：“一返雅正。”（见《唐

音癸签》卷五)王世贞说:“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胡应麟说:“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虽不能追魏晋,自是杰出。”(均见《唐音癸签》卷五)有的认为他是唐代文学革新的旗手,前驱,如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金元好问:“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论诗绝句》胡震亨:“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移涉为王、殿屋非必沈沈,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反史。”(《唐音癸签》卷五,将陈子昂的诗文革新比之于平吴的范蠡,秦汉之际首先发难的陈涉,对陈子昂的称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上述历代文人对陈子昂的评价来看除颜真卿有异议外,都肯定他在转变初唐诗风,继承“风”、“骚”上追建安风骨及革新唐诗的卓越功绩。总的来说,陈子昂的诗歌别于初唐诸诗人。主要在内容上最早最具体地反映了不义征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至于表现以身许国,平敌建功,早在唐初诸诗人,“初唐四杰”,甚至“沈宋”都出现过这个主题。其次是风格上建立了雅正诗风。不过陈子昂亦崇汉魏风骨,而摒弃六朝绮丽的创作特色,因此大量诗歌或“以理胜情”,或“以气胜辞”,质胜于文,枯燥乏味,缺乏感人的艺术性,历代文人在诗教传统与宁朴无华的文艺观点影响下,对他推崇备至,视为“横制颓波”的旗手。但在专家内心中和广大的读者中所欣赏的并非体现他文学主张的那些所谓,“陈隋格调”,与《感遇》如出二手的有文采的近体诗,或背诵《登幽州台歌》那样寥寥几首。他活在读者心中的艺术生命远逊于仅存两篇所谓宫体诗作家张君虚。最佳的诗作的艺术性也未高出因人品而减位的沈宋的名篇。另外,从他写的诗歌形式来说,几乎全是五言诗,其中绝大多数是五言古诗,除写了少数五绝、五律与五排外,其它近体诗无所建树,七言诸体,也非所长。七言诗只有蜀本著的一首七绝《杨柳枝》,至今真伪未定。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在诗歌形式方面极为狭窄,而且作为近体诗的对立而出现的,对近体诗的发展无有积极作用。尽管如此,但从内容的革新与雄健风格的建立上,他不愧为盛唐诗人的前驱,开唐“古雅之源,”树立了一代诗功。但真正做到象李百荣、魏征所祈求的具有南北文学结合特色的诗,则是稍晚于他的张说与张九龄。又由于他提出恢复诗教传统,标榜为正统文人所能接受的“汉魏风骨”,在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故其诗影响了盛、中、晚唐及后代。其“平淡简远”之作,为“王孟二家之祖。”(《诗薮》内编卷四)其雄健诗风与具有社会性的诗歌,下开李杜。高棅说:“唐兴”,文章承陈隋之弊。子昂始变雅正,卓然独立,超迈时髦。……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唐诗品汇》)这主要从这面来讲的。